



新大众文艺浪潮离不开出版这一环

□刘 杨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之一。它让那些鲜活的经验重新进入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但这种生活经验、文学经验能不能真正沉淀下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出版业能不能接得住。“接住”不是简单地把网络上的热门内容做成书,而是要用专业的眼光去甄别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什么是具有异质性的作品。与此同时,用长久的耐心去陪伴每一位刚刚冒头的素人作者成长,使新大众文艺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摆在书店新书台上的时候,离他写下那首同名诗已经过去将近三年时间。这些句子曾在网络平台上被无数人朗读,被配上城市夜色的画面转发,让无数“赶时间的人”产生深深的情感共鸣。但是,只有他的系列诗作被集中印在富有质感的封面之内,成为读者手中沉甸甸的诗集,一个诗人的形象才变得更加生动、更加丰富。特别是阅读其自序《文学拯救了我》,我们才深刻理解:被生活追赶的人,也可以反过来追赶星辰。

近些年来,以王计兵、陈年喜、范雨素、胡安焉等为代表的素人作者集体涌现,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一道景观。他们多是普通劳动者,多在中年以后才被看见,多以非虚构或诗歌的形式书写自己的生活。他们作品的“被看见”,往往先是在网络平台上,但最终都转化为一本本书。实际上,从网络平台上的一个帖子、一段视频,到一本可供抚摸与阅读的图书,中间隔着一整套精密的文学生产机制。那么,出版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

短视频里的王计兵和书页上的王计兵,严格说来,是两个王计兵。在抖音、快手上,他的诗往往以一段几十秒的朗读形式存在——配乐是低回的钢琴,画面是外卖箱、电动车、雨夜的红绿灯,朗读者可能是他本人,也可能是某个声线深沉的博主。诗在这里是流动的、即时的、与生活现场紧贴着的;它依附于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共鸣,一种“我也是这样”的瞬间认同。读者刷到它,停留30秒,点赞,划走。诗在此刻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当这些诗被收入诗集,事情就变了。它们被排版,被分辑,被配上目录与页码,被一篇序言所统摄。此时,读者不再是“刷到”它,而是“翻开”它;不再是被动地接收,而是主动地进入一个由编辑预先设置好的阅读路径。一首诗的前后是哪一

首,开篇用哪一辑,压轴选哪一篇——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安排,实际上重新组织了诗与诗之间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读者对作者及其作品的整体印象。

更关键的是,纸质书天然带有一种让读者进行“深阅读”的暗示。它要求读者放慢速度,甚至反复阅读。哪怕是同样的一句话,在慢阅读中会展现出其更丰沛的诗意。因此,媒介的转换不只是载体的变化,更是阅读契约的重订。读者面对一本书时,会自动启动一种“文学性的期待”,而出版,正是制造这种期待的机制本身。

二

有学者曾用“副文本”一词来指称围绕在正文周围的那些边角材料,如封面、扉页、序言、跋、注释、腰封、作者简介等。这些看似从属、辅助的文字,往往决定着部作品被如何阅读、被如何理解、被放入怎样的谱系。对于素人写作的出版而言,副文本的作用尤其关键,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与他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打开一本素人作者的书,最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一段身份说明:外卖员、矿工、保洁员、育儿嫂……这是一种强烈的阅读引导。譬如,阅读陈年喜的诗集,我们自然会将其“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这样的诗句与其爆破工的身份关联起来。读温雄珍的诗歌,亦是如此。其诗作《烧烤架上》第一句是“没有人能从那场炙焰中把你解救出来,除非你/找到了那把梯子”,灵感与她在烧烤摊的工作有关。

因此,副文本帮助读者进入作品。完全脱离作者身份去读一首诗,固然没有问题,但能够做到“知人论世”,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生活场景,就更有助于与文本建立起情感连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一个作者被反复称为“外卖诗人”“矿工诗人”“清洁工作家”等,他的写作就可能被预先框定在一种期待视野里——读者期待他写与自己生命经验、生活经历相关的

内容。身份成了某种文学的入场券,但也可能成为某种创作的紧箍咒。一些素人作者在创作出版第二本、第三本书时遭遇的困境,恰恰是这种固化印象所带来的。编辑因此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他既要利用副文本搭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又要警惕这座桥梁是否会变成牢笼。

三

随着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提高,“素人不素”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有些素人作者写出的作品,在文字上完全可以和专业作家相媲美,而且更具有辨识度。当然,也有一些素人作者的稿件递到编辑手里时,可能带着原生态的粗粭——从好的方面来说,这是个人的风格;从坏的方面来说,其中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于编辑而言,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类稿件,就成了问题。

一派意见是“提纯”。编辑用自己的专业训练,对作品进行全面的打磨。另一派意见是“保留”。素人写作之所以打动人,恰恰在于他们的语言尚未被规范化的写作训练所“驯服”。他们的句法是在劳动现场长出来的,他们的节奏带着说话的呼吸感。编辑一旦介入过深,作品就失去了它独特的味道。文学性不只是规范,有时恰恰是反规范。这两种意见都对,也都不全对。真正成熟的文学编辑工作,是在每一个具体的字句面前做判断,是硬伤的就修改,是个人风格的就尽量保留。

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这种掂量变得格外重要。这是因为,这些作者所带来的,恰恰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写作者可能缺乏的东西——那种与生活短兵相接的语言质地。所以,编辑不能用所谓的“标准”去削平这种异质性。当然,编辑也不能对那些明显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这中间的分寸,考验的是编辑作为读者的敏感、作为同行者的耐心。每一本素人作者的书背后,都有一个编辑在反复权衡。这种工作

修改意见和建议。活动期间还举行了“问题与对策——湖南小说阅读座谈会”“给青年写作者讲一堂课”等,以立体模式构建了“发表—评价—打磨—提升”的完整链条。

聚焦地域生态资源的文学转化

近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主办,《民族文学》甘南州创研中心、《民族文学》金城江创研中心协办的“大家读刊”第14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此次活动以“地域生态资源的文学转化”为主题,《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副主编朱钢、杨玉梅以及30余位作家、评论家、基层读者代表参会。与会者聚焦《民族文学》汉文版2026年第5期中的生态文学作品,围绕动物与生态叙事、文化意象与生命生态、自然气象与地域审美等主题展开交流对话。大家谈到,生态文学不能止于书写山水,更要深挖山水背后的文化意蕴与人文根脉。生态文学创作应从“记录生态”向“诠释生态”深化,将地域生态的独特性与文学审美的普遍性相结合,从而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与践行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

(康春华)

首届山海经文化周在香港举行

近日,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主题活动——2026年首届山海经(香港)文化周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山海经基金会同期正式成立,并举行学术及理事聘任仪式。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郭利群谈到,《山海经》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重要文献,其研究价值深远,不仅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想象力,更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会者表示,山海经基金会的成立将整合学术资源,汇聚优秀的专家学者,推动《山海经》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问鼎:山海经》(通识版)成为现场关注的焦点。该书自发行以来,凭借通俗易懂的解读、丰富翔实的内容,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目前发行已超10万册,成为解读《山海经》的经典通识读物之一。山海经研究院还与中信出版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聚焦青少年群体,携手打造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化读物。

(杨茹涵)

声音

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入了爆发期,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着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深刻重塑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在此背景下,学界广泛热议“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视作革新学科研究的重要方法。因为人工智能契合技术迭代的时代浪潮,所以各方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追问:谁来赋能人工智能?事实上,人工智能需要人文学科赋能。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可以依托技术的进步进行模型优化、提升生成精度,但其审美品格、价值取向、文化底色,无法依靠技术迭代自行生成,只能依托人文学科的持续赋能与深度滋养。

具体说来,有两个关键因素催生了大家对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第一,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是成熟化与瓶颈化并存。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价值混乱与人文精神消解。经过数十年发展,人工智能在算力、算法、数据层面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然而价值偏见、伦理风险、情感缺失等人文学面的缺陷,仍然是制约人工智能落地应用、获得社会信任的核心障碍。此外,深度伪造、隐私泄露、讨好型回答等问题频发,使得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警惕与质疑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技术向善”成为民众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共同呼声,而要实现“技术向善”就必须依赖人文学科的价值引领。第二,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不在于替代人类,而是为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这一重要论述昭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绝非单纯追求算法的极致,而是要落脚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人工智能要为人服务就需要坚守价值底线、恪守伦理规范,这是人工智能迈向更高阶段的核心标识。

回望科技发展史,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并非新的命题,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民众对技术异化进行深刻的反思;进入信息时代,人们对技术伦理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可以说,人文学科始终是引领技术向善发展的方向盘。人文学科赋能人工智能不仅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与矫正,也是对“人文与技术共生”理念的回归。在我们看来,人文学科的赋能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维度的赋能。人文学科为人工智能确立了价值坐标、划定了伦理红线、校准了发展方向,使得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尊严,而非将人异化、替代人。二是认知维度的赋能。在数千年的发展,人文学科积累的对人性、情感、文化、社会的深刻洞察,将会填补人工智能“情感”的认知空白,推动人工智能从“数据检索”向“意义驱动”跨越。三是文化维度的赋能。人文学科为人工智能注入文化底蕴、审美品格与精神内涵,使技术摆脱冰冷的工具属性,成为真正服务于人、与人类共生的人文载体。

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初期,“文科无用论”一度盛行,“AI淘汰文科生”的论调广为流传。我们在这里强调要认清人文学科赋能人工智能的深层逻辑,并非否定技术的工具价值,而是要纠正单向度的认知误区。目前来看,技术界、人文界、产业界都已意识到人文学科赋能人工智能的重要性。譬如,很多头部科技企业不再单一招录编程人才,而是大量释放AI叙事设计师、大模型人文训练师、AI伦理研究员等岗位。但各方的认知差异与实践偏差依然显著,主要表现为部分人文研究者固守批判立场,缺少参与技术实践的主动意识;产业界则倾向于将人文元素当作营销包装,未能触及技术发展的深层问题。这种“共识下的分歧”,决定了人文学科赋能人工智能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平台算法、资本流量、大众审美等共同构成复杂的变量场域,又深刻影响着人文学科赋能人工智能的效果。

事实上,人文学科要想真正赋能人工智能,必须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人文学科在赋能人工智能的同时,也需要主动拥抱技术、激活时代活力,避免陷入封闭保守的困境。更为关键的是,人文学科必须坚守自身的核心立场与精神内核,清晰认知自身的边界、使命与价值。回到最初的问题:“谁来赋能人工智能?”对“谁”的追问,本质上是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追问,是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对人类自身命运与未来的追问。如果说技术能力决定我们能抵达多远的地方,那么人文精神决定我们该去往怎样的远方。让人文学科为人工智能立心,让技术始终沿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前行,需要人文学界的不懈努力。

(王娜系宁夏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宏程系延安大学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八方文讯

“大家小课”关注文学创作的文化动力

5月29日,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作协承办的“2026文学京彩季·大家小课”首期活动在京举行,邀请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以“文学创作的文化动力”为题授课。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北京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赖洪波等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白庚胜从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切入,结合中国文字、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他谈到,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文学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精神滋养。新时代文学工作者应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广阔社会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感知时代脉搏。在与现场观众互动时,白庚胜表示,中国民间文学蕴含着独特的叙事资源和文化魅力,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青年作者要在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

首届“《湖南文学》双年榜”颁奖

5月23日,由湖南省作协主办,湖南文学杂志社、益阳市清溪文旅集团承办的首届“《湖南文学》双年榜”颁奖典礼暨2026年夏季改稿会在清溪村举行。湖南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胡革平,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副主席郭天保,湖南省作协主席汤素兰,湖南省作协副主席谢宗玉、沈念等出席活动。

首届“《湖南文学》双年榜”聚焦2024至2025年度刊发作品,最终评出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散文(非虚构)奖、诗歌奖、评论奖、新人奖、读者人气奖,共16部佳作。部分获奖作家围绕“记忆的修辞:当生活变成虚构”展开深度对话。在当天举行的《湖南文学》2026年夏季改稿会上,《小说选刊》副主编编建平介绍改稿情况,钟红明、徐福伟、徐晨亮、陈涛、季亚娅、廖伟、来颖燕等刊物负责人为15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提出

筑牢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5月23日,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于广东深圳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上,“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版权合规建设”分论坛同期举行。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入端和数据训练版权合规建设、相关政策法律适配等议题展开广泛交流,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张洪波作总结发言。此次论坛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同方知网协办,西南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浙江传媒学院、重庆理工大学和云南民族大学提供学术支持。

与会者表示,国家高度重视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和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对著作权法律法规修改带来的现实挑战,希望有关方面出台关于加强人工智能版权保护和促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将广泛的社会共识转化为有利于产业发展、权利人保护及和谐社会构建的政策支撑,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明确的版权合规指引和立法方向。

科幻创作与转化项目亮相文博会

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期间,以“锦绣天府·数智四川”为主题的四川馆,围绕影视动漫、游戏电竞、数字创意、网络视听、超高清视频、科幻六大重点产业进行了集中展示。其中,从AIGC短剧、XR数字博物馆到智能眼镜、仿生机器人,多种“文化+科技”项目同台亮相,科幻产业作为重点板块被系统呈现。

近年来,科幻产业被纳入四川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点产业体系,进一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本届文博会期间,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发布了“科幻内容创作与转化”项目,将系统打造中国科幻出版中心、科幻内容创作与转化基地以及沉浸式消费场景,以打通“科幻+文旅+消费”的完整链条。

以诗笔书写运河文脉与时代新貌

5月22日至24日,由十月杂志社与无锡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诗咏新时代·放歌古运河”全国诗

人采风活动在江苏无锡举行。贾梦玮、张晓雪、宗仁发、龚学敏、陈东捷、谷禾、杨晓民、任白、张予佳、张鸿等20余位诗人、作家、评论家参加,以诗笔书写运河文脉与时代新貌。

活动期间,大家深入运河“毛细血管”,感受江南市井生活与非遗文脉,触摸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肌理。大家还围绕运河文脉与时代书写、江南经验与诗歌当代表达、古典传统的现代激活等议题展开研讨。据悉,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三届。本届活动创作成果将于年内集结刊发,并开展朗诵巡演,推动诗歌走进街巷、融入生活,以文学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以诗歌书写当代劳动者的精神追求

5月23日,诗集《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活动以“打工二十年,一点一滴滴下了诗”为主题,《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刘力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青年评论家刘诗宇等与诗集作者小海与会,围绕新工人文学创作、劳动者书写的时代价值、素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发展等话题展开对话。

与会者认为,诗人扎根现实大地,直面当代劳动者的心灵世界,以劳动者视角书写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用质朴而有力的语言,呈现了普通劳动者在城市漂泊与日常劳作中的坚守与思考,使作品兼具情感温度与思想深度。来自劳动者的写作以其原生力量与真实质感,拓展了当代诗歌的精神边界,为新大众文艺繁荣注入朴素而强劲的活力。新时代文学应更加关注来自基层、源自生活的真诚表达,让文学回归大众、贴近大地。

(王泓辉)

查一路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查一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9日在安徽池州逝世,享年58岁。

查一路,201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读懂人生读懂爱》《释然》《从容日月光》《纸上月光》等。曾获冰心图书奖等。